

金樓子卷第五

梁孝元皇帝撰

著書篇十案昭德讀書志金樓子目錄有著書篇永樂大典金樓子聚書篇後有自連山三秩至已上六百七十七卷云云今案其文蓋係著書篇正文脫其篇目因誤與聚書合為一篇今分為著書篇大典又別載金樓子著書篇五條其二條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子傳序懷舊志序相出入而首尾殘闕文亦互異知原書具載序論非僅目錄今偏考諸書凡可補者悉附於後庶存其大略云

連山三秩三十卷。金樓年在弱冠著此書至於立年

金樓祕訣一秩二十二卷。金樓纂即連山三秩三十卷。其功始就躬親筆削極有其勞

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金樓奉述制義私小小措意也○案

梁書本紀義作講三十卷作十卷

禮雜私記五秩五十卷。十七卷未成

右四件一百三十二卷甲部

注前漢書十二秩一百一十五卷。

孝德傳三秩三十卷。金樓合衆家孝子傳成此

忠臣傳三秩三十卷。金樓自為序○案隋書經籍志有顯忠傳三卷梁元帝撰

丹陽尹傳一秩十卷。金樓為尹京時自撰

仙異傳一秩三卷。金樓年少時自撰其書多不經

黃姑案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為黃姑即本書雜記篇原本黃記王謹校正

見自序一秩三卷

金樓小時自撰此書不經

全德志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懷舊志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金樓自為序

研神記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晉仙傳一秩五卷。金樓使顏協撰

案梁書顏協傳所撰晉仙傳五篇

繁華傳一秩三卷。金樓使劉緩撰

金樓使劉緩撰

右十一件二百一十一卷乙部

案石件僅二百二卷

孝子義疏一秩十卷。奉述制旨并自小小措意○案梁書本紀武帝有老子講疏元帝有老子

卷數不同未敢

講疏四卷今自注云奉述制旨則孝字即老子之說義字即講字之說但

輒改附識於此

玉韜一秩十卷。金樓出牧

貢職圖一秩一卷。

語對三秩三十卷。

同姓同名錄

案梁書本紀作古今同姓名錄

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式苑一秩三卷。

金樓自撰○案梁書本紀有式贊三卷

范字疑訛

荆南志一秩二卷。

金樓自撰

江州記一秩三卷。

奇字二秩二十卷。金樓自撰

長州苑記一秩三卷

金樓與劉之亨等撰

玉子訣一秩三卷

金樓付劉緩撰

寶帳仙方一秩三卷

劉緩撰

食要一秩十卷

金樓付虞預撰

辨林二秩二十卷

案隋書經籍志辨林二十卷注蕭賁撰

藥方一秩十卷

金樓為序付鮑東里撰

補闕子一秩十卷

金樓付丁觀使撰

譜一秩十卷

金樓付王曉撰

夢書一秩十卷

金樓付丁觀使撰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

案右件僅一百五十九卷

安成煬王集一秩四卷

案梁書安成康王秀子機製封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原本訛作煬帝王集係鈔寫訛舛謹校正又隋書經籍志安成煬王

卷五

集三秩三十卷

案梁元帝小集五十卷疑作此書時方三十卷非訛也謹校

碑集十秩百卷

付蘭陵蕭賁撰○案隋書經籍志梁元帝撰雜碑二十

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全謹校

詩英一秩十卷

付鄉鄧王孝祀撰○案隋書經籍志有詩英九卷注謝靈運集注又云梁十卷不著姓名疑即元帝此書謹校

右四件一百四十四卷丁部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磨自攬。嘯虎還仁。陳弇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筭出林中華之梓。生屋之通之至良可稱。

余中年承之。攝牧神州。威里英賢。南冠俊髦。車如流水。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老聃貴弱。孔子貴仁。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為令德。

案數語係引呂氏春秋應有缺文

春風秋月。賞心樂事。淨竹節之船。驅桂條之馬。

洛城之前。猶有甄侯之館。

案原本金樓子著書篇僅存五條。其能使甘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中年承乏八旬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

帝壞舊志序同則著書篇原載各書序論惜割裂不全謹校補數則於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禮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宵漢。憑暉日

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為臣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為令德。竊所景仰。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箇陳書。備加討論。

忠臣傳諫諱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拔鼎鎬。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蒼蒼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既盡。解綱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皋。事無暫外。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襄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剝削。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灑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巖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為功。涉險塗者難為力。從容之用。

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宏留冬日之愛。自二京板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成臯。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華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澹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為丹陽尹傳。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交轔。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鈞。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

時饗田畯。三春捧卮。乍酬蠶妾。酌斗酒而歌南山。烹黑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傳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冕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羣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原缺一字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閭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魏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嚴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馬。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又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大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凡上乃聖。猶有國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逢集。款闕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職貢圖云爾。案自孝德傳序以下者。俱從藝文類聚增補

捷對篇十一

夫三端為貴。舌端在馬。四科取士。言語為一。雖諜謀利口。致戒嗇夫。便便為嘲。且聞謔浪。聊復記言。以觀捷對。

晉武帝受禪。探得一字。朝士失色。裴楷對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貴。宋文帝嘗與羣臣汎天淵池。帝垂綸而釣。回旋良久。竟不得魚。王景文乃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此竝風流間勝實為美矣。

盧志問陸士衡。陸抗陸遜是卿何物。答曰。如卿於盧珽。盧毓相儻。

陳大武該問鍾毓。曰。臯陶何如人。對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

崔正熊詣郡。郡將姓陳。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正熊之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桓也。

安成公何勑。與殷元喜共食。元喜即淳之子也。勑曰。益殷尊矣。元喜徐舉頭曰。何無忌諱。勑乃無忌予。

劉惔勸謝淪酒。曰。謝莊兒不得道。不能飲。對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惔乃洒之。子諸如此類。雖以至諱為嘲。為優者。

魏文帝受禪。郭淮晚到。帝曰。防風後至。便行太戮。對曰。五帝教民以德。夏后始用刑書。臣在唐虞之世。知免防風之戮。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名句。亮誦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

安

楊子州

案藝文類聚作楊氏子  
太平御覽引作梅周誤

年七歲甚聰慧孔永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有楊梅

永指示兒曰此真君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如此之流竝背文雅可觀不謂得喪也

劉道真常與一人共素拌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二羔嫗答曰兩猪

共一槽

祖士吉與鍾雅相調祖語鍾曰汝潁川之士利如錐鍾答曰卿燕代之人鈍如樞祖曰以我鈍

樞打汝利錐鍾曰吾有神錐

案太平御覽載此段文小異附錄備考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樞

如錐我幽冀之士純如樞持純樞撫君利錐皆當推矣

案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潁之士利稱有神錐不可得推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樞無以對

費樟使吳孫權饗之逆赦羣臣使至伏食勿起樟為餽食樟嘲之曰鳳凰來朝麒麟吐哺

鈍驢無知伏食如故諸葛瑾輟食反嘲之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

射使還故鄉

諸如此例合曰能調過

為疏鄙也不足多稱

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舒法坐戎處分曰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江夏曰開牀小狹

戎復唱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與戎對曰金溝清池銅池漾波極佳光景當得劇基

滑稽此其之雄未足

以稱辨也

吳遣張溫聘蜀百官皆餞馬秦宓未往諸葛亮累催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者也及至

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僮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何方宓

之雄未足

曰詩云乃瞻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然也。答曰今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既學而又辨此其優也

吳紀陟使魏廷。問曰吳戍幾何。曰西陵以至京都五千七百里。道里甚遠。難以堅守。答曰譬如八尺之身。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裴松之謂不如金城萬雉。防之者四門而已。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鉢趨堂。鑿齒乃翔往衆僧之齋也。衆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鉢上色。鉢無頭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面上坡。習面坡也習又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何物凍老鷗。牖牖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材。猛虎當道食。不覺羣羊來。於是習無以對。案太平御覽載此事曰。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 志怪篇十二

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沉羽之水。淳于能剖膾以理腦。元化能剝腹以浣胃。養由拂蜻蛉之左翅。燕丹使衆雞之夜鳴。皆其例矣。謂夏必長。而齊麥枯馬。謂冬必死。而竹柏茂馬。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蛇長存焉。若謂受氣者皆有一定。則雉有化蠙雀之為。

蛤蠣蟲飯翼。川鼈奮蜚。鼠化為薦。人化為虎。蛇化為龍。其不然乎。及其乾雀知來。猩猩識往。太皞師蜘蛛而結罟。金天據九扈以為政。軒轅候鳳鳴而調律。唐堯觀蓂莢以候時。此又未必劣於人也。逍遙國葱變而為葦。壯武縣桑化而為柏。汝南之竹變而為蛇。菌郁之藤化而為鮑。盧耽為侍中。化為雙白鵠。王喬為都令。變作兩飛鳩。謬以多矣。故作志怪篇。

秦青謂友人曰。韓娥東之齊。至雍門鬻歌。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遇逆旅人辱之。娥因舉聲哀哭。一哭老少悲愁。三日不食。娥復舉聲長歌。一里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之。雍門人至今善歌。案別卷載金樓子一條其事同其文互異。又不著篇名。附錄於此。以備考。薛譚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嘗過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徹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

有人以優師獻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鎖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瞑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為。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瞑。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為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夫餘國有美珠大如酸棗。

海中得一布褐長三丈。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遇魚尾。魚產三百里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東南有桃都案別卷引此作郁山。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難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樹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旦作兩桃梗。以索中置雄雞。法乎此也。玉之精為白虎。金之精為車渠。楓脂十歲為琥珀。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松脂十歲為茯苓。大秦國人長十丈。小秦國人長八尺。一足國人長九寸。

女國有橫案別卷作潢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

神州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烏如鳥狀。銜此草墜地。以之覆死人。即起坐。始皇遣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亶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甚案別卷引此句本同然莫曉金菜玉蔬四字諸本同

據太平御覽校改

秦王遣徐福求桑椹於碧海之中。海中止有扶桑樹。長數千丈。樹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案原本云求一寸甚尚云難得。豈知碧海中有扶桑樹云云。謹據太平御覽校改。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置其上。灼食則熟。張茂先博物君子也。雷孔章亦一時之學士也。入洛齋。此石以示張。張曰。所謂燃石也。余從兄勣為廣州。嘗致數斤。煮食猶須燒之。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風景韶和。未乃覺異。妻至門。而疾風大起。折木發屋。無何而飛雪亂下。惟慢皆白。翻灑屋內。莫不縞素。乃至垂覆闌瓦。有時飛墜。此亦怪事也。至七日之時。天景恬和。無何雲翳。俄而洪濤波流。井溷俱溢。昏曉不分。從叔廣州昌住在西州南門。新婦將還西州。至廣州門。而廣州殞逝。又怪事也。喪還之日。復大雨霆。車軸折壞。不復得前。爾日天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時粉碎。於時莫不戰慄。此又尤為怪也。

荊州亭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

或世用。或世不見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狀如人。其長四寸。衣黃冠。乘小馬。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北澤之精。生於蟲者。一頭兩身。狀若蛇。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竝涸水之精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一尺。形具馬首。管子案管子作人物具馬右祛衣而走馬前。左右皆不

見桓公曰。吾事之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俞兒。案管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兒者狀長一尺人形。見此霸王之君。興則山神見也。走馬前導之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可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公乃從右方而涉。既濟水。公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曰。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桓公怒。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有藝席。案呂氏春秋作有執蹠席而上視者必是人也。少頃東郭案呂氏春秋作牙至。桓公問曰。子言伐莒也。曰。然。公曰。何以知之。曰。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又當莒也。君有甲兵之色。臣是以知之也。

山中有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案抱朴子有君字者。狼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知其物。案抱朴子則不能為害矣。

山精如小兒而獨足。案抱朴子作足走向後喜犯人。名蛟。呼之即止。一名熱。案抱朴子有內字六。案抱朴子作亦可兼呼之。夜在山中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中夜見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外國方士能咒。能臨淵禹步。龍浮出。有物長數十丈。方士咒之。即縮長數寸。檢取著壺中。輒有四五。以水口口餘國少雨。患者輒齧此龍往賣之一。龍值金十斤。口口頭置水中。則興雲雨。

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淵島。嘗有商人依其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十人。

海鵠大如鵠

案太平御覽作如常鵠

班白文亦名文

案太平御覽作交鳥

。

水鵠大而無尾和鳴如鶴聲在水底。

鯨鯢一名海鱣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為潮來鯨出穴則水入為潮退鯨既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用紫芝煮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豉名山之下生葱薤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王鼓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有樹名獨根分為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扶南國今衆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香花是雞舌葉是霍香膠是薰陸。

地肺荊州濟江西岸安船處也洪潦常浮不沒故云地肺也其中有人馬居南定縣足骨無節解身有毛卧時更相扶然後能起。

晉寧縣境內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鼴鼠天時將災則從山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盡耗五稼。

利水內有木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跡未滅俗曰漢將攻越築城伐木於利水未運之前一夜忽失數千段咸為鬼所匿今所流木昔鬼匿之者。

榮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九尺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蹻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晉時營道令何潛之於縣界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自然有銅環貫之

有清鹽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視即生此鹽太極山有米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民相傳言思王歸國後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是時思王皆

生埋所寵幸者其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

脩羊公止於華陰山以道干漢景帝案別卷作武帝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何能發

詔未訖於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

合浦案原本作蒲今依別卷校改有康頭山山上有一頭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長丈許

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祕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

凡藏諸寶忘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花水赴所擬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

案太平御覽引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有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夏履若衣以燭之漏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據此則凡有

樹木之變。以下三段皆地錦經之文。因其文互異。謹錄以備考。

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時人獻以為瑞。

青龍元年五月庚辰芝產於長平之習陽。六月甲子許昌典農中郎將充奉以其事聞。色丹紫質光耀高尺八寸。散為三十六莖。枝幹似珊瑚之形。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

魏明帝時京兆人食噉兼十許人。遂大肥。不能搖動。其父曾作方長史官。徙送彼縣令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為之儉。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去則毛弭。

奇肱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至於賣州。傷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無腹國人長而無腹。

甘水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白鹽山。山峰洞澈。有如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和之以供國廟。名為君王鹽。亦名玉華。

案曾慥類說作玉華鹽。

大月氏國善為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蕊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鍛鐵。故風為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巴陵僧房中木愈窮殊生。終南山有木。伐之瘡隨合。